

采風隨筆

梧棲

珩

MG
1266
438

栢
棧

采
風
隨
筆

南京新報社印行

MCMXXXIX



3 2173 7666 8

采

風

隨

筆

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詩，小雅，鶴鳴。

目次

卷首語·····	一
東渡·····	五
啟程·····	一一
地主酒和參觀忙·····	二一
山清水秀蓬萊境·····	五一
別矣，櫻島！·····	六三

卷
首
語

卷首語

北京圖書館

(南)

由於南京新政權週歲紀念之動機，公推立法院院長湯壽潛先生，內政部長陳人鶴先生，訪問日本朝野，既以傳達自國官民之意，與過去設施之概要，復爲考察友邦之新型，供未來取捨之張本。僕也無似，忝附隨從之列，方言既不敷用，才調更亦未足襄贊。無已，只好僅將一路之上，零零碎碎，形形色色，信筆記些，聊作拾遺之獻。至於本屆訪問使節，一切公式旅程與演詞等，大陸新報支社長西島氏，中聯社記者何鏞氏，文電記述甚詳，不必贅錄。僕之所記，不過流水賬中之一瓣而已，只可叫「采風隨筆」。

梧捲

四月十一日

采風集

東

渡

——四月十三日至十五日——

四月十一日

訪問團之使節暨隨從——京滬車中突遇土肥原將軍——趕辦出

國手續——滬上巧值玉立委胡祕書——賢勞之孔局長

本日午前九時四十分，南京驛發。溫欽甫院長先一天飛申。陳人鶴部長，因京務未竣，翌日方至。林耕宇參事，爲部署同人國外旅行護照，頭一天飛滬。同車者，朱大璋立委，徐本謙葉勁霜兩祕書，及何鏞，築地，百武三君。

車中值土肥原將軍，及陳繼良局長。多年不見，略事寒暄，未涉政治。

復檢報紙，知長崎九十三午前九點拔錨，因草一電致外部上海辦事處轉林耕宇君，請先辦護照，約於下午到時補繳寫真及種痘證。

車準四點到上海驛。中聯社今井氏驅車相迎，同赴新亞旅館

啓 程

，巧值立委王鴻恩祕書胡介人兩君。伊等另有任務，亦擬東渡。旋同胡君及何鏞君趨百老匯大樓訪林氏，知護照已備妥，即將種痘證與寫真一并交付，並約定明朝到總領事館簽證。

復返新亞，遇孔憲鏗局長，係出席電影公司籌備會而來，因氣候不良，飛機愆期，致須詰朝乘車返京，趕赴下午中聯理事會議。孔氏之賢勞，可想見矣。

四月十二日

破甑不顧的陳伯藩君——陳部長順道檢視滬水警——六三園之一夕有酒有歌有舞的餞別宴——太累人的純日本式之宴會

今天於百老匯，值老友陳伯藩君，已十年不見矣。陳君近年雖未負有官守，但過去却曾貢獻於新政權之處獨多。伊於戰事中，在滬資財損失竟達二百萬以上。言之泰然，足見胸襟之寬大。

其駐日辦事處，出刊有「僑聲」雜誌，復在北京辦有「遠東雜誌」，銷行逾萬。政治興趣，不減當年。

下午四時，人鶴部長偕岡田尙君急行車抵站。築地爲之照料行李，有條不紊。陳等下車後，即赴東方邨自宅。

少頃，陳爲視察水警需用輪船，同赴浦東修船廠檢點，可三十艘，大小不等，自廿噸以迄五百噸均有。其船名依治安的立意，概用「安」字號排列。查維新政府視察制度，規定採取一元主義。無論水警陸警，統屬於內政部警政司機構之下，俾矯正從前水陸各警分門別戶之弊。將來揚子，錢塘，內河，運河以及蘇浙沿海之水上警察，俱擬取給於此項船隻。現在第一步先調此三十艘，日後所需，至少要百艘方够應用也。

夜間，赴興亞院華中聯絡部副部長楠本少將之餞別宴。地點六三花園。到者，除訪問團全體外，陪席者，野村中將，三浦總領事，濱田中佐，清水書記官，及聯絡部廣瀨調查官等三十餘人。

。楠本氏先致歡宴之詞，溫氏致答詞。

席間，紅綠繽紛，觥籌交錯。蹈躡樂作，溫氏起舞，姿勢飄逸，毫無古稀龍鍾之態，衆賓皆稱羨不置。

藝妓字美君，綺年玉貌，頗擅踴躍之勝。座中視線，幾集其一身。惜六三園名姬「昭葉」抱病未至，遂使此豸獨占春先。

大凡純日本式之宴會，做主人的特別辛苦，每一賓朋之前，必須移樽就飲。假如三十位賓客，主人須巡飲三十處，未免總覺太累。鄙見將來如可稍稍簡單化，才爲合理。

歸途無車，幸廣瀨氏借車相送，至感盛誼也。

啟

程

——四月十一日至十二日——

四月十三日

過路客的「收回租界論」——長崎丸黯然起碇矣——丸的噸位

與佈置——預先部署抵東後之一切——舟中自有樂——霧裏行舟——

快一點鐘的東京時間——同行盡皆老航海

平明即興，窗頭見挑菜蔬的農家，摩肩接踵而通過二白渡橋。每五分鐘，即有百餘担過橋。若每天以兩小時計，至少當有三千担之菜蔬，接濟租界。於此可見租界之需要，大有賴於外界之供給。聯想到已往內地之需要，恆恃租界爲來源。

謹愿者，依賴孤島，渡其和平的生活；狡黠者，利用孤島，得以「窩贓」，得以「逃犯」。若等心理，在內地不妨大幹其枉法盜掠的勾當，一旦事發，逃入孤島，便可逍遙自在。故租界存在一日，不獨租界本身之黑暗與奸邪日增無已，即臨近租界之省會城市，其人心亦必日以偷，風俗亦必日以薄。

從來內戰之醞釀地，是租界也。抗日動力之策源場，亦租界也。聯共之接洽所，更何嘗不是租界？而慘無人性的暗殺魔手，尤其是租界中的拿手好戲。吾故曰，租界一日不收回，中華民國之病症，終必「百藥罔效」。

過去因是界外仰界內之鼻息的時期，今則勢移時易，航路已有制限，是界內仰給於界外之時期已經來臨矣。

即此菜蔬的小小問題，或者便可發動着其他比較重要物品的挹注問題。是則有待於當局者之運用者焉。

過路客之所以忽發以上的感想，實爲看到租界報紙，獎勵焦土，教唆暗殺，遂引起良知，纔吐此鯁耳。

八點半，溫院長，陳部長，林參事耕宇，朱立委大璋，岡田祕書主任，徐本謙葉勁霜兩祕書，築地百武兩君，及西島何鏞兩記者，先後到登大阪碼頭長崎丸上。相送者，楠本少將，竹下少將，王子惠部長，波多博社長，三浦總領事，清水書記官，濱田

中佐等百餘人。益以大民會王支部長暨上海辦事處長李伯勳君，率領會員百餘，特到埠頭歡送。音樂聲鏗鏘，開麥拉劈拍，而與高呼中日政治聯絡，文化提攜，經濟合作三口號之聲相和。長崎丸上之羣衆，揮手揚帽，遂於風平浪靜中，黯然起碇矣。

長崎丸載重五千餘噸，似係英廠所造。噸位容量，雖不若諸總統及皇后號之廣大奢靡，却是應有盡有。餐廳五色日章，交叉相輝。菜單附有英文說明，如云現在東京二萬四千株櫻花盛開，櫻花種類竟有四十二種之多，尤以上野公園單葉櫻爲可貴云。

溫院長爲老外交家，航海起居，極其自然。陳部長伉儷，生平所經之路甚多，一切應付，亦恰到好处。

關於抵東後之日程，與長崎門司間之急行車位置，及下關東京間之床位，均由岡田君先期電報約妥。各人所攜行李，均甚簡單。溫氏以攜帶著作五千部，散發友邦朝野，故件數稍多。關於報關檢疫諸手續，長崎警吏一員，已先在船上，由築地百武二君

，與之接洽，極爲順利方便。

諸人在吸煙室(Shocking room)聽到廣播(ラジオ)，知行政院劉驥業祕書，調充駐滿洲國商務代表，又聽到德意軸心與英法陣營的鈎心鬥角約縱連橫的近態，所以尙不寂寞。

下午海上濃霧，船之速率不減，僅每分鐘放笛一回，夜間則有燈光可射，不需拉回聲了。

晚餐後，鐘上時刻，撥進一點鐘，適用東京時間。

余與朱大璋君，共二等艙。朱君留日八九年，回國不到三年，彼邦新的設施俱在目前。余雖十五年前走馬看花般的遊過京阪諸地兩三次，可是，現在一切情形，已經恍惚，因朱君之案內，得以重溫舊遊。艙中促膝就詢，獲益滋多。益以林耕宇君之辯才無礙，於友邦各級社會情形，說得入情入理，同人皆大歡喜。葉勁霜君日語亦調暢。徐本謙君在日研究文學十年，文字言語，自不必說。二階艙中之王鴻恩立委，走遍歐美，出使芬蘭，爲外交

先輩李蘭洲公使（家鏊）之得意佐手。

晚間，餐廳放演大每新聞電影一卷，而睡。

四月十四日

溫陳二氏揮毫應求者——景是物非之長崎市——市長之過路茶

話會——長門線上的花花草草——以車代舟三年後的關門渡——送

往迎來十四夜的下關驛

舟中，溫陳二氏揮毫應各同船者之徵求書法，計數十人之多，手爲之酸。僕則在休息廳上，與市川氏圍棋兩局，互有勝負。午后一時十五分入長崎港。長崎景色，依稀似昔。船塢油池及高大建策，比前增多。惟零星船戶，似較往年減少。

市長青木氏，觀光課長籾田茂氏，及華僑會長並僑商等，到船相送，於新長崎旅館開茶點會。長崎新聞記者團，亦到船訪候

溫陳兩氏，由溫氏略談此來使命：攝影數幅而退。茶話會上，青木氏致歡迎詞極懇切。溫氏致答，亦極得體。

因聯絡車時間將到，乃驅車到驛，登長門線火車，三點半開行。所取路線，似爲新線（往日從諫早驛蜿蜒曲折繞到門司，需七小時，今則三小時多，便直達門司）。沿路農作物小麥、菜花爲多。村落庭園，紅紫芳菲。今年氣候暖得較早。桃櫻紫荊山茶，同時怒放。岡町大橋間，牡丹亦有開者。至鳥栖博多間，時已薄暮，萬家燈火，大小廠窗俱在冒煙。

八點抵門司，下車即至渡頭。諸人步到渡船。十二分鐘，即抵下關。查關門海底隧道，施工已多年，近日可以鑿通公路，來年當可敷軌。三年後再來此，可以省此一渡矣。適朝鮮李堦公爵夫人到站，歡送者頗衆。又橋本大佐新由華中歸來，其組織之青年團員有一萬五千人，在下關者亦不少。羣持白日滿地紅之會幟，到站相迎。一方華僑亦持國徽，列隊在站，歡迎溫陳兩氏。

故十四夜之下關驛頭，倍增熱鬧。溫氏與陳氏伉儷，則乘花車，臥室與李夫人相聯。餘人則乘二等寢台，亦尙舒適。

四月十五日

含羞似的富士山——到達東京後之一番迎迓熱——二重橋遙拜

宮門——純歐美式的帝國旅館——赴宴的赴宴踴躍的踴躍

十五日黎明過神戶，僑商到站相迓，溫陳兩氏略述慰問之意。復經大阪，過京都，見伊吹山積雪未融。過名古屋沼津間，富士山在望，朝霧朦朧，未能見到真面目。

三點二十分到東京驛。駐京辦事處孫滉君，及華僑會長張則盛等數十人，在站相迓。坂西中將及興亞院坂垣事務官等，事前備妥摩托六台：溫一號·陳二號·陳夫人六號，餘三號爲隨員及記者用。

溫陳二氏率同全體先到二重橋，遙拜宮城，一鞠躬而退。二重橋一帶，向爲開放地，便於遊人瞻仰宮門者。旋赴靖國神社，靖社祀有勳勞於國家者。諸人於滿庭櫻花中，穿道而過，入殿一瞻廟貌。

後逕赴帝國ホテル（旅館）。該館爲純歐美式，大正十三年，地震未壞，建築總算結實。溫陳二氏分住二三樓貴賓室，諸人則稍次之室，俱由岡田氏事前安排。下午六時，東京八大新聞記者，到彼訪談，溫氏略談此回來東訪問意義（略見東京各報）。

當晚興亞院鹽澤大佐招宴溫陳二氏，爲之洗塵。余與林耕字君及陳夫人則赴上野公園看櫻，復往銀座街頭散步，並到地下鐵道驛頭巡禮一下。銀座夜市，依然繁盛。諸人略購旅中需品數事，以資點染而已。

地主酒和參觀忙

——四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

四月十六日

搜集旅行關係諸刊物——行客拜訪地主忙——浦口南京間擬鑒
一江底隧道——歌舞伎座之巡禮

晨到市役所，索旅行關係諸刊物，得「東京」及「市政概要」兩小冊，記載簡單明瞭。又赴書肆，關於東京名勝介紹小冊，汗牛充棟，大衆習聞，如明治神宮，赤坂離宮，內苑，外苑，靖國神社，上野淺草諸公園，地下鐵道等等，自不必贅錄。

時溫陳兩氏先赴宮中伺候記帳（掛號也），及明治神宮參拜，與太后宮伺候（地點在赤坂），並赴秩父高松三笠三位皇弟邸中晉謁。惟明治神宮，往返步行，須二千密達，砂石道路，頗覺吃力。

下午余同林徐兩君到四谷區愛住町訪坂西中將。坂西氏將於日內赴京滬，言不克參加日華俱樂部歡迎會。適土肥原中將來，

略事寒暄。聞土肥原氏不久將赴華北或滿洲云。出了愛住町，赴同盟社訪石井橫田兩氏，均因星期未來社，留片致候。

午間岡田老夫人爲陳氏伉儷洗塵，在「安可祿」中國餐，味極可口，爲東京有名之中國料理店也。

下午三點，溫陳兩氏訪興亞院與柳川總務長官，鈴木政務部長，松村文化部長，日高經濟部長等懇談，另託林耕宇朱大璋兩君攜片，分赴平沼總理，有田外相，木戶內相，石渡藏相，板垣陸相，閑院宮參謀本部長，米內海相，軍令部次長處投刺。行客須先拜地主，禮也。

夕間，興亞院非正式洗塵宴於帝國ホテル別室。客人十人外，到柳川、鈴木、日高、松村四氏；外有小別當，鹽澤兩大佐，岡田主計中佐，坂垣事務官等。柳川氏語溫陳曰，「關門水底隧道鑿通，公路不久可通行，鐵路來年亦可敷軌，當可縮短旅程兩小時。查浦口南京間的揚子江面，亦與關門海峽距離相近，將來

亦可開鑿一江底隧道。」溫答爲南北交通計，實有此必要云。

夜間余赴歌舞伎座巡禮一番。伎座建築偉大。舞台之廣，五倍於北京第一舞台。佈置逼真。時正演「聯隊旗」一劇，上座不甚多。若名角演舊劇，則戶限爲穿。東京人之嗜歷史劇，勝于北京人之聽楊梅，恆五六日購不到一票。甚至有人購到票後，轉售於他人，而領十分人情者。東京今日聲色之奢靡如此。

四月十七日

總理平沼氏招宴——溫陳二氏獻金傷兵院——陸相板垣氏之洗

塵宴——書肆林立的神田區——萬頭鑽動的三越百貨公司

四月十七日，溫陳二氏訪貴族院松平議長，衆議院小山議長，興亞院平沼兼總裁。

午刻平沼氏招宴於總理大臣官邸。客廳陳設，古樸莊嚴。壁

櫥置陶器古磁。會議廳懸歷任總理肖像，餐桌列爲半圓式。平沼氏居中，對面爲溫氏，平沼之左爲陳氏，右爲林耕宇氏。陳左爲米內海相，林右爲石渡藏相。溫左右爲徐本謙及余。此外興亞院柳川長官及政務文化經濟三部長，依次坐列。平沼氏衣極粗料之晨禮服，儉德可知，入座先致歡迎詞，發音不高，而送聲極遠，可知其歷任大學教授與法官之風格。溫氏致答詞，備致懇切。舉杯飲盡，隨便談話。平沼氏謂過去中日之戰端，緣於雙方言語隔閡所致。今後復興東亞，日本人需要學中國話，中國人需要學日本話，如此合作才能悠久而弗緩。陳氏謂此是今後必具之要素。復談到菜肴問題，平沼氏謂貴國大概不吃生魚。溫氏謂廣東每年秋季，亦盛吃生魚。平沼謂大概鄰近熱帶地方，食物取清淡主義，鄰寒近帶地方，食物取濃厚主義。溫謂無論清淡濃厚，以潔淨爲上，日肴潔淨可口。平沼謂從前日本料理人之手，絕對不許觸及食物，近來則已不如從前之考究了。米內海相與陳氏談東京近

來改變得怎樣。石渡藏相問余華中新聞情形，余答戰後設備新聞，一切機械上需要，尙不能算完備，希望以後日就推進耳。蓋平沼總理兼興亞院總裁，米內海相，石渡藏相，兼興亞院副總裁，故對中國各種情形，均甚關心，亦是其分內事也。

席散後，陳氏訪木戶內相，懇談建設諸端，又訪東京市役所市長小橋辭職，由谷村理事及助役某陪同瀏覽各機構。

下午溫陳二氏偕岡田氏赴牛込區陸軍病院，代表維新政府致送陸海軍傷病官兵慰問金各五萬元，經軍官代表謹敬拜受，旋即陸相官邸會談。

下午六時陸相板垣中將招宴於官邸。外院茶花數十樹，正在盛開。種類不同，顏色各異。客廳潔樸無華。板垣氏黑短鬚，髮微亮，眼不巨，而神采弈弈；一望而知爲腦力充分而富於責任心者。對坐溫陳兩氏。板垣氏之左，陸軍次官山脅中將，右爲政務次官。溫之右爲參謀部中島中將，陳之左爲町尻少將。其餘國分

大佐，今井大佐，佐方中佐賓主二十四人。佐方氏爲余數年前舊友，去春曾任南京特務機關長，現在大本營服務並兼陸軍大學兵學教授。今井氏爲蘆溝橋事件時之駐北京武官，與林耕宇氏同爲折衝之當事人，在宋哲元秦德純張自忠馮治安之間，煞費唇舌，結果事不遂心，無術挽回華北戰事。今日林與今井話及往事，交相惋惜。

散席後，同陳氏赴神田區各書肆，買舊書數十種，大都屬於復興及警務與內政之類。神田情狀，與十五年前未甚改樣，猶保其純日本情調，不若其他各區之西裝摩登化之甚。日本五月本爲男人節，故神田兩頭懸學生祭之橫匾——「祭節可通」。向來日本出版界，蓬蓬勃勃。專門書日新月異，三省等家書目，可以覆按。近兩年來，似較稀少。意者用紙統制爲八折之故歟，抑亦文化人俱集中于軍事的貢獻，而無暇作案頭生活歟？神保町書攤，依然排列街頭。青年們跳足，履聲橐橐。當年本色，宛在目前。

陳與朱朝仁君先歸寓。余復到三越，見萬頭鑽動，百貨競爭，規模大於孤島先施永安等三公司，而七樓之食堂，座客終日告滿，恍如揚子江下遊之茶樓。他如「高島屋」「伊勢丹」，亦同樣情形。所以各坊町小本營生者，一天少一天。蓋各種低級生意，俱爲托辣斯式之商店所包辦去了。此乃今日世界上任何一國所同具的不自然現象，沒有什麼話可說的。

四月十八日

松平議長之招宴——宏大無匹的議事廳——日本繁重的古禮——

茶道——與亞院招待同人觀劇——酒酣耳熱案題贈

十八晨，人鶴部長，約好東京警視廳當局，前往視察。岡田老夫人來旅邸陪陳夫人出外見物，余亦相隨。初赴「三越」，以本日爲十八日，大公司定例休息，乃轉赴「伊勢丹」。大樓規模

，小於「高島屋」，百貨雜陳。除舶來品價格高貴外，餘尙相宜。

午刻貴衆兩院議長在衆院招待。主人方面，貴族院議長松平賴壽，副議長佐佐木行忠，衆議院議長小山松壽，副議長金光庸夫；各派代表，到研究會八條氏等，同成會伊澤氏等，火曜會岩倉氏等，公正會伊藤氏等，交友俱樂部大西氏等，同和會岩田氏等，立憲民政黨町田氏等，政友會堀切氏等，第一俱樂部清瀨氏等，社會大衆黨松永氏等及瀨古大木兩書記官長等，一百四十六人。客人爲溫陳及全體隨員。議事廳爲世界有名建築，費時十八年而成，全部大理石。貴院議席四百六十，衆院四百六十六，貴院記者席九十二，衆院記者席一百〇六。十三年前，余曾過倫敦惠斯民街參觀巴立門，規模無此宏大。席間，松平氏致歡迎詞，溫氏致答詞。余座次鄰接織田萬君。織田氏出示悼陳任先部長輓詩一首，謂：「滬上春寒鎖凍煙，忍聞凶彈殞高賢？追懷十二年

前事，巴里慶酬詩幾篇。」植原悅二郎氏在余之右，問到東京何處看看。余答時間甚暫，書肆古董店及博物館，涉獵而已。余對面八十老翁田中館愛橋氏，爲無所屬世話人，不隸何黨派，頗以慈祥之目，與來賓周旋。川崎克氏聞徐本謙君演譯，謂甚佳。疊年曹汝霖之日語與口才，亦爲日人所公佩者云。松平議長悉人鶴部長爲明大出身，談明大舊話。兩院中明大出身者頗不少。

席散後，陸軍省參謀本部課長級，邀陳氏前往懇談。四時海軍軍令部及海軍省邀陳懇談。余則同林耕宇君赴郊外國分寺，就渡邊氏父子之茶道（渡邊氏公郎爲林氏門徒），晤岡野增次郎氏。岡野氏頻年任吳子玉將軍之顧問，在北京時，與宋哲元秦德純諸人均友善。吳氏月前尙有函致彼也。茶道爲日本古禮。先由渡邊之令嬖司煮茶之役：出房三步，南向下伏持小罇，就爐取水，滴入壺中；復北向轉入內室取茶葉，再出三步，南向下伏，就爐以茶葉研成細末，加布包好入壺，再以木勺汲開水滴入壺內，復傾

入碗中，色澤碧綠，名曰玉露。一擔甫好，捧攬慢步，踏進客席，行禮獻茶。再酌第二擔，亦如儀。第二回爲岡野夫人所責。此等繁重之古儀，即近來日本青年們，多有未見過者。聞煮茶禮節，有練習三年不成者。渡邊氏在富士山，尙有別墅，供遊山燒香者免費宿泊。諸人在渡邊別墅前攝影紀念。

陳夫人林耕字君及余由國分寺復回東京，路上經過三十分鐘。申刻興亞院於東寶劇場招待同人。舞台規模，大於滬港。佈景亦機械化，煞費意匠。東京風尚，凡歷史劇，叫座能力特大。

旁晚吉見氏邀朱大璋君到赤坂長谷川軒小酌，座中有籐山鈴木諸氏。酒酣耳熱，出宣紙倩朱揮毫。朱擅榜書，大氣磅礴；余則僅題「閱牆終有悟，莫笑漁人遲」十字。蓋籐山鈴木，均擬在華經營商業。而金澤笹田兩氏，且在常州投資，與華商嚴氏合辦麵粉公司。彼等期待和平甚殷。余此十字，勉之用自勉焉。

四月十九日

陳內長捐助明大二千元——外務省的地主酒——非中國古墨不

盡雲山的橫山氏——東京雜誌界的活動力

今日欽甫院長人鶴部長同赴海軍大臣官舍懇談後，陳訪明大，由木下總長諸氏招待。陳助母校圖書館經費等二千元。午明大招待陳氏、林耕宇朱大璋兩君陪往，余則未去。

下午外交協會于丸之內日本俱樂部招待，由芳澤謙吉大使主催，溫陳兩氏俱有演述。

晚間，外務大臣有田氏在官舍招宴。有田氏臨時有事，由澤田次官主席。澤田氏深目高鼻，色澤紅潤，遠望之幾疑爲條頓薩克遜人氏。席上遇岩村囑託，爲北京十年前熟人。是日澤田氏致歡迎詞，岩村君譯述，純北京味兒，博得賓主咸歡。溫氏致答詞

，由徐本謙譯述，亦極流利。外務省官舍，陳設頗精緻。樓頭名畫多幅，尤以「橫山大觀」所寫「富士山之雪」出神入化。聞橫山氏用墨，必須中國古墨，恆數百元購一錠者，謂非古墨則畫雲不活，畫山不透。今橫山氏尚健在焉。後軒有屏風四扇，刻有仿古圖案十二千支之動物；驟望之似古銅，實則近人發明之漆製硬屏也。谷正之公使，亦爲主人之一，紅潤之面，圓光之頭，議論風生，座中生色不少。

當晚團中諸人，談到東京雜誌界活動能力最大，拉人做文章的方法，無微不至。改造社請人鶴部長前往演講。創造社聞訊，亦派專家到此，訪林耕宇，談蘆溝橋事變之折衝經過實況，筆記而去。

四月二十日

報知社詳詢中國一切問題——同盟社的各部及其電放寫真機——

——二十一架捲筒機的朝日社——每天銷報二百八十萬份——日須澆

大小鉛字五十萬個——利用水壓製紙版——近代化的電籃替代了人

工送稿——用鐵道運紙上機——靈便的攜帶電送機——社中自備飛

機十八架——海相席上一夕話——亞細亞會歡宴陶陶亭——樂何如

也的他鄉遇僑胞

上下原定旅程爲一般接見，各人本不必集體行動。報知新聞西田氏消息靈通，即就此頃，在帝國旅館下層客室預備一個座談會，到者鈴木副編輯長，坂本監事。劈頭就問：中央政權邦聯制乎，聯邦制乎？吳佩孚君，汪精衛君，何時出馬乎？又問華中法幣如何改革等大問題。溫陳兩氏所答，大致謂現在不是理論問題

，須俟時勢之推演，方能談到（又林耕宇君所談，亦均載廿六日報知新聞、不贅）。西田君問余，各地民衆對中央政權請願運動，效果如何。余答中央政權、無論華北，華中，華南官民，固一致所期待者，但是產生方式與產生途徑，不能十分簡單，至少先由華北，華中，蒙疆，武漢，廣州諸新政權交換意見後，方能提起。以前臨時維新兩政府四次聯合委員會，並未議及此案。即去冬南京民衆大會之樹立中央政權運動，亦只算作一部份人的意見，並未成爲問題。鄙人看法，將來蒙疆武漢廣州加入聯合會時，或者可以討論及之，第五六屆聯合委員會上，或者對此有商量一下之可能性，然而去具體化似尚遙遠也。

座談未終，余應同盟社之預約，同西島何鏞兩君前往參觀。先晤古野常務理事，橫田東方部長，與石井電通理事。諸人先問柳町氏與奧宮氏，在南京好否。余答無非忙而多勞。電通在下層一切廣告事業，極爲發達，每月經理廣告，在二百萬元以上。

人員有三百人。有自設之電報局，辦理各地電訊。光永社長去年在寶安樂路梁衆異院長席上會談過的，不破理事客冬亦會到南京敘過多次，加以石井氏到過京滬多次，諸人皆熟稔，把談極歡。

橫田氏熱心陪覽同盟社各部分。先到地方部晤吉田秀雄氏，詳述通信聯絡諸方法，知同盟全體社員有二千人之多。打字機有百架上下，白晝女子打字，夜間男子打字。發行部聯絡部機構尤顯活潑。每一人員，無片刻之蹣跚，不走一步冤枉路。照相部規模宏大，沖洗亦機械化，每小時可洗出六百張。部長牛腸五郎說明工作順序，與製版部取得緊密連絡。製版之網綫版，亦極完備。

繼至電放寫真間，由技術長「林十水而樂生」氏指點機械之作用。林衣曰色工作衣服，先演放送照相之方法，次演收相之方法。放與收兩部機器，銜接兩頭，佔地不到一方丈。機器價值十萬元，每天能收放廿四寸的十片以上。放送時，將原稿捲於合金

製的軸棍之上，納入槽內，由放光小鏡頭注射此稿。軸棍旋轉，如舊式留聲機器。光線復左轉，曲尺式注入通電報之機關，而使對方收電機，亦同樣感動。對方之收電機，即與本機另一頭之收電機相同。受電後，發出光線，亦由曲尺式注射，轉到軸棍之軟片上。看其收到之照相，與原稿不相上下。惟以顯微鏡視之，網綫較粗一些耳。橫田氏旅華十年，曩在北京曾經見過，陪視各部，介紹十分親切。至古野氏則爲世界有名新聞家，爲東方傑出人才，故處理該社，無論在人事上，技術上，機構上，均依「新」的「合理」的推進。此則日本各通信社合併統制後之明效大驗也。

出同盟社到朝日新聞。西島君介弟，西島芳二氏，先在客室相候。室中陳列兩半身銅像，即該社神州號飛行士，創歐亞橫斷紀錄之塚越飯沼兩氏。東亞部長太田宇之助先出晤談。余即將老友宮崎世龍君所帶之名刺，分致美士路昌一（編輯長），野村秀雄

(編輯次長)，知識真治，嘉沼隆一（東亞問題調查會），在客室一一把晤，非常懇摯。

太田氏尤熱心導覽各部門。先至機器廠，在最下階，捲筒機二十一架（日本國貨），時正一部分正在印夕刊中。機器裝置二十一架，連繫爲三大陣營。印出之報，即由各該自動機輪往上層之洞口處，遞到樓上。樓上每一洞口，即有一人打包。例如北海道諸縣之報，第一號機出品；九州各縣之報，第二號機出品；四國各縣之報，第三號機出品；本京之報，第四五六號機出品之類。各機有固定之地名。樓上打包，亦有固定之地名與所在。發行上時間極省。現下東京朝日發行數，每日爲一百二十餘萬份，大阪則一百六十萬份，總計每日銷數，在二百八十萬份以上。連同夕刊，可以號稱三百萬。

繼至鑄字房，有萬能鑄字爐十四架（日本國產）及舊式手搖爐二架。所以必須留此二爐者，因爲特號字，如四組五組七組，

體積較大，萬能爐速力太快，恆不能將鉛充分灌足，故通常萬能爐之外，須備幾付手搖爐，專印鑄大號字碼也。旁邊銅模房，編排極清楚，大小仿宋、大小方體，及其他特製字母，共計大小在二十種以上，即最近新改良之新九號（中國稱新新五號字），亦已設備矣。總計大小字母，在十萬個以上。每日可澆出大小鉛字五十萬個以上，但目下該報每日需用四十一萬個字，故僅澆此數。當天一律回爐，而鉛字則不必還得架上。此外大鎔爐兩具，專為鎔鉛用。青鉛太軟，須加鎔百分之三十，則活字之硬度，方能支撐機器之壓力。

至澆版處，亦有鎔爐五具。爐之下部有管口，一旋則鉛液即注於澆版器，解開後即成為半圓式全版之鉛字版，而可以安放於滾筒之上。

又別室打紙版機平列五台（日稱紙型器），係用高壓力水壓引擎，為昭六小松工廠出品。每台約價七千餘元，式樣平整，與

德國報社所用水壓紙版機相伯仲。每一版鉛字排好後，即平插於此機內，復將原紙版亦平插其上層。扳動引擎，利用水力，即往下壓。只須二分鐘，便將紙版抽出，不須烘烤，出來就乾燥。例如十版新聞同時打紙版，並列於此五台打版機上，亦只二分鐘便得。紙版打出後，遞送於澆版爐旁，路線亦極便當。

又至排字房，每一字架之上面，有雙線電籃，通至上層編輯部，稿子即由此電籃遞到。排就後，復由電籃送至小樣間打小樣。校對人即至小樣間相候。校對小樣間，亦有電籃，通至拼版室，均不需人工持送。此實為最近代化之設備。余曾參觀過倫敦泰晤士，巴黎小巴黎人，柏林福次諸報，其遞稿方法，尚不如今者朝日之便捷。

又如地下室之紙倉庫，將捲筒紙整件（十五令）送到每一台輪轉機之上，則用雙軌輕便鐵道推送而往。此亦較上海申新運紙方法，快當得多。

又如套色設備，在每一機器之另一部分，另裝小馬達，一開則紙直接捲入於顏色滾筒之上，復從另一路線轉回原機，遞於上層打包室之出口處，亦極迅速。

關於參觀機器房，打紙版，鑄字澆版等設備，由太田部長及羽石寬量君導引。排字房發電所，由西島君導引。

復至電送室，製銅版鋅版室，與同盟設備，大致相同，不贅。惟朝日另備一二三四號攜帶電送機，則頗珍貴。每架成本五千元，尙非賣品。凡記者出門，只要在一千公里以內，有電報綫之處，便可將此手提電放機打開，接通於電報綫之上，叫到本社，便可收受其所發之照相。至於無綫電之放送照相，現時遞信省尙爲國營時期，不許社會置此設備也。

此外該社在飛機場有新舊飛機十八架。門前車房，有運報專用卡車三十輛。聞全國派報處，有六千之多。日刊計九版，夕刊四版，地方版三十四版，東京版三版云。

午，海軍大臣米內氏，設宴款待於海相官舍。米內氏臨時參內，由次官山本（五十六）中將主催。主人方面陪席者，爲井上本田兩少將，岡大佐桑原中佐等十餘人。山本氏曾兩任英倫大使館武官，餘人亦均歐美遊學歸來者，俱能操流利之英語，與溫陳兩貴賓，以日英語調和周旋，莊諧雜陳。談到都會少出人才，世家少出英雄，並舉世界偉大人物類多起自田間爲例。適井上氏爲九洲南海濱出生，山本氏即指爲此即人才之一證。大衆相與軒渠。

下午亞細亞協會於陶陶亭歡宴。陶陶亭爲萱野長知氏所創，三十年前中山先生常住之地，今已改換新建設矣。席間許多聞人，皆與中國有關係者。到者村川堅固博士，建川美次中將，實業家高木陸郎，橋本中谷兩教授，內籐博士，松室孝良少將，神田正雄社長，秋山昱禧氏等。賓主談話，甚爲懇摯，印象極好。歸途全體參加華僑歡迎會。余以赴橫濱訪老友影佐氏等家。

未同去。影佐氏病體初愈，因事飛滬，未能相值。余到華僑會時，陳氏演說剛過，博得僑衆十二分興奮。旋同赴上野精養軒之日華俱樂部歡迎宴。到者百餘人。齋藤中將主席，略謂坂西會長，因公赴華，鄙人以副會長代致敬禮。人鶴部長答詞，並演說中日相互關係諸點，闔座感動。陳於演講，向能抓住羣衆心理，無論何時何地，不需底稿，議論不落窠臼；儀態不亢不卑，每博得滿場之愛重。

四月二十一日

農家風味的瓠亭——「苦幹」的日本國民性——衣履樸素的松井大將夫人——嚴父慈母的陳氏夫婦——「筆」病了「目」的溫院長——雨細茶濃話東京——富麗堂皇之帝國飯店——行客設宴酬地

朝日太田氏來晤，約陳行披露餐一次。陳以時間上先允松本氏之茶敘，故西島氏及余同赴瓢亭，暢談中日現在一般情形，爲此行極富意義之小聚會。瓢亭室內外裝飾，悉用瓠形的象徵，雅擅農家風味。

室中橫條一幅，下署丁巳九月十七「二十一回猛士」，係吉田松蔭手筆。文曰：「不掬糞水，不能成居農。不斷筋脈，不能成美工。不傷肩背，不能成良賈。不踏死地，不能成善士。」此太宰氏四語，足以表徵日本國民性始終之在「苦幹」的過程上邁進不已也。今回余來東邦，耳所聞，目所觸，身所體驗者，無論政治，社會，文化，經濟，及個人方面，無處不坐實此四語。這就算是余此回視察最深的印象。

午間，欽甫院長人鶴部長派林耕宇朱大璋兩君，分赴總理、外相、內相、藏相、陸相、海相官舍，致東告辭，並訂當晚在帝國飯店行留別宴，發出海，陸，外，興亞院，及議會，會社，紳

者，團體，僑商諸請柬二百餘份。築地百武諸君，非常忙錄。飯店經理犬丸氏夫婦，奔走尤極殷勤。

時適松井大將夫人來訪人鶴夫人，岡田老夫人爲之傳譯。松井夫人體格魁梧，衣履樸素，毫無貴婦人氣習，一望而知爲勤儉家政的典型夫人。

人鶴部長三位子姪，現均留學東京附近，亦已到齊。陳對子姪們誨訓指導，不假詞色。郁佳夫人則對少輩溫言慰藉。嚴父慈母，正是老話。

陳有得意門徒朱朝仁君，留東四年，現入帝大，研究極用功。陳頗激賞之，謂爲最有希望之青年云。

時明大總長木下氏函陳致謝助款母校圖書盛意，同時各方向欽甫院長索書者甚多。溫在二樓室中，手不停揮，致雙目發赤。醫者慫恿今晚答席之後，明朝大可到一清涼處所休息數天，藉以調節勞頓。

時同盟社古野、橫田、石原三君，邀余敘於赤坂星岡茶寮。時正微雨。寮爲城市山林，環境幽靜。西島何鏞兩君同往。席間暢談內外時事及華中新聞各情形，並中聯社與同盟社合作諸技術。古野氏提議中聯何妨改爲中央，俾事業擴大。現在北京預備設中央社，日後中央社在北京者稱北京總社，在南京者爲南京總社，與同盟分工合作，不失聯絡，則東亞新聞事業，鼎足合匯，前途無量云。余答歸國後，當與當局商量取決之。諸人問余此番來東感想，余以走馬看花，視察不周，不能爲何種肯定之答案。惟覺十五年來東京改變頗多，往日（震前）丸之內一帶荒涼所在，今則層樓疊閣，上插雲霄。車站與帝國飯店，則依然舊時風光。川崎君云，大正十三年地震時，僅此二建築未崩潰，餘均新建者云。又問改變較顯著者何物。余答從輪廓上抽象一句話，西洋味兒一天濃厚一天，東洋味兒一天稀薄一天，未知是否。茶座爲時僅兩小時，賓主無話不談，可算在東京最愉快之一席談也。

歸途與西島何鏞兩君同訪大陸新報東京事務所之谷口上野兩君，知大陸將於五月一日與新申正式合併矣。

帝國飯店，爲東京純西洋式之飯店。地盤宏大，客房二百多號，而廳事則有數十間之多。歐美人士每日來遊憩者，恆在百人以上。一樓之日美協會，尤爲美僑叢集之所。他如德義英法南美諸邦使館人員，在該店都有長期房間。房屋稍矮，而清潔適度。女侍常識，尤爲諸旅店冠，有能操三國語言者，聞月入亦尙豐潤也。

下午團中諸人協同佈置餐廳，銓衡座次。上首列四十席之橫棹，下分十二長方棹，興亞院坂垣事務官與築地氏襄助簽定，將陸海外軍令部、興亞院諸頭領，及議長、大學總長、企業領袖，與同盟朝日諸當軸列爲上席，其餘分配於十二棹之上。溫陳兩氏端拱其上爲主席，對面爲有田外相本莊大將。溫左爲橋本中將。陳右爲陸軍政務次長及柳川長官。

是晚共到二百餘人，以明大總長木下氏與參議員田中館氏年事較尊，在強度電光攝影之下，益顯其皓首精神。溫氏致謝詞，徐本謙譯述。有田氏致答詞，岩村氏譯述。賓主儀式莊嚴，演詞音浪清澈，掌聲繞梁，有「摩維通」攝取可證。有田氏爲第一流外交家，吐屬莊諧雜陳，與溫間作英語酬酢，與陳以日語相談，益以橋本氏之中國通，尤增興趣。橋本氏在蘆溝橋事起前，爲北京駐軍參謀長，當時曾奔走和平，與林耕宇君同爲當時折衝之人，故席散後，兩人復共談往事，相與歎惜不置。欽甫院長爲粵籍。僑日商界在橫濱者，以粵籍爲多，組有親仁會，如陳洞庭，鮑博公，鮑叔康，應兆文，馬復生諸君，均被邀到會。席散後，僑胞圍聚，溫氏備道親愛，相慰警欬。陳氏則周旋於諸賓中，至散盡而歸宿舍。

筆隨風采

山清水秀蓬萊境

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

四月二十二日

糖商藤山氏盡了最後的東京招待誼——逆旅逢故人——冒雨赴熱海——化學作用不同的熱海與箱日溫泉——操守廉潔的松井大將

二十二日，公事畢，諸人部署行裝，須種痘者種痘。

臺灣糖商藤山愛一郎氏招待於其東京別墅，諸人咸往。藤山三昆仲及鷹見金澤諸氏殷勤周旋。墅在山麓，樹木古茂。客室屏風兩面，爲「委山逸人」名筆，所畫之藤蘿與櫻，尤稱逸品。

余先歸逆旅，值周大文君。周爲北京廣播台長，此次到東，爲擴充技術設備，有所接洽云。

十一時三刻，冒雨離飯店，適天皇御車行幸某地，諸人須候五分鐘，方赴車站。警視廳派三輛摩托爲溫陳前導與後擁，極爲週到。

到站後，由驛長導入月台登車。東京阪神間幹路，每半小時即開一班。飛快車爲「燕」與「鷗」。特快車爲「櫻」與「藤」。余等所乘爲「櫻」，因「燕」與「鷗」熱海不停也。車上約兩小時，過隧道九段；及過丹那隧道（約八分鐘之久），即到熱海驛。

松井大將，佐藤安之助少將，及櫻木教授在站相迎。當驅車同赴熱海水テル。時正微雨。十二人分室小憩。松井佐藤櫻木三氏華語俱有根底。旋同溫陳二氏赴伊豆淙淙園小飲，餘人在旅館就餐。

院落迎海。山石幽秀。杜鵑花五色怒放。對面海中之初鳥，隱約如在畫裏。入晚，島內兩三星火，約莫可辨。樓下湯泉，含硫質較少，略含雷錠作用，適於肺胃腎臟療養。至箱根日光諸溫泉，則硫質較多，適於皮膚病治療。

松井氏在熱海，雖置有地皮一塊，頻年宦囊不豐，未能蓋造

別墅。今所居者，尙爲借貸屋也，可知友邦大將之操守。

四月二十三日

四十二戶始終自給的初島——「英雄知英雄」——松井氏建議

遊箱根——蜜月旅行與失戀自殺

是日也，天氣轉晴。海中之初島，清晰可辨。稍遠處，可望見大島之火山，濃煙上升，蔚爲奇觀。初島甚小，人煙僅四十二戶。島上生產，只敷此四十二家之需。若添生子女，則勢必送往島外就食，以免影響島上自給生活。至今此例相沿，未嘗變更。人鶴部長伉儷，偕林耕宇築地兩君，預備并回東京，選購書籍，爲歸國後建圖書館之需。

欽甫院長；以目小眚，留熱海靜養。

時南京衆異院長電溫陳兩氏，爲鐵道及銀行兩案待決，催請速歸。兩氏當即電覆準二十六空路返國。

九時半，松井氏來訪溫氏，談甚歡；並有電影公司到室攝影。壁間有二十年前黎元洪總統所書「英雄知英雄」橫條一幅。松井氏與溫氏相談時，此橫幅正攝入鏡頭之內，誠佳話也。

余室中有圍棋盤，何鏞君亦喜此道，因對弈數局，並與中村氏亦弈一局。

原訂日程，溫陳兩氏赴京都大阪兩地訪問，並視察一切。溫氏以日疾，改派朱大璋岡田兩君代表前往，並帶溫氏著作，及函件代致歉忱。

當松井氏與溫氏談話時，謂此去箱根不遠，大可一遊。本人今日因事入京，否則當相陪焉。溫氏云，詰朝當驅車一遊。

旅館陳設簡單樸實，有「清風明月用不竭，高山流水情相投」之屏條一軸，字追文山，下署春坡，可爲當地寫照。

飯後同葉何二君隨溫氏散步海岸，約四公里。沿海漁者撒網，遊人垂釣，別饒風味。到熱海市街，就海濱攝一影。旅館鱗次櫛比，俱標內有溫泉，商業不盛，僅供旅行需要。新婚蜜月，到此者多。失意失戀，來此跳海自裁者，亦日有所聞。熱海市，四通八達，三面俱爲山谷，故已往左傾分子，亦恆溷跡其間。警吏之服務於此者，倍增偵查之勞。

四月二十四日

橫斷伊豆山峽的名隧道——九曲十八彎的窄山道——史味盎然的古箱根關——箱根湖似洛桑湖——大湧谷吞葬了幾許厭世者——山窮水盡豁然見田原——「海」飽眼福「鮮」飽口福——雅人深致的「熱海通」西島君

二十四日，欽甫院長備車三台，作箱根遊。同行者，徐葉兩秘書，西島何鏞兩記者，百武君及余並電影公司技術員等。

由市入山，蜿蜒而至丹那隧道之上。該隧道，爲日本有名大工程，費時十六年，消去二千五百萬元，才橫斷此伊豆山峽而通車。

山上公路，斜坡甚急，路面較窄，凡十六曲，而迄山頂。沿路情景，紅鷗滿地。車從懸崖上過，宛如安徽黃山途中。最高巔爲「熱海東峠」，水平標高六百十五密達，爲官路與私路分歧點。官道，繞越費時；私道，係公共摩托公司所關。瀝青路，約二十華里，每過一車，取買路錢一元。過此早雲山，而到「箱根峠」。俯瞰湖沼，如入畫裏。復曲行十餘華里，到古箱根關。有考古館，陳列史跡文件，如嘉永六年，美國兵艦到下田港之略圖，及足利幕府時代之各種通行證。想當年南部人士之赴東京者，必取道此關，而檢查之嚴，爲史冊所著稱者。今則交通四達，僅剩此

古木參天之夾道，與此碩果僅存之考古館耳。

箱根湖風景，與瑞士洛桑相彷彿，而鞍掛山雙子山附近之境，亦酷肖洛桑。箱根市街後山，亦有私路，每車亦納路錢一元半。約行十五公里，而到大湧谷。井中濃煙上冒，磺味撲鼻。俯瞰崖下，冒煙處，似尚有溶液模樣。附谷茅棚，遊者品茗其中，坐客常滿。據云每數天之中，必有厭世者，到此投崖自殺，茶博士習見不鮮，謂乃各人自己的決心，無法阻止耳。旋諸人由大湧谷上遙望富士山，電影技術者將此幕亦攝入鏡頭。出大湧谷高地，轉折而至小湧谷（所謂湧者當年大小溶液湧出之地）。復從山路下降，夾道山櫻滿開。山深氣候較寒，櫻開獨遲。自此而至「強羅」。強羅爲高線鐵道之總站。再下降，沿途橋樑堤工，精緻堅實。有瀑布下瀉，頗似雁蕩山南麓風景，而人爲的點綴過之。經「宮之內」，「塔之澤」，「湯本」諸村落，山明水秀，庭園綺麗；而達「小田原」，一脈平蕪，豁然開朗。有傷兵療養院，設

備清幽，適於攝生。過「早川澤」，經「根府川」，大橋工程可觀。過「吉濱海岸」，漁戶叢居。而「湯河原」之小市街，各地士女之來遊憩者，尤爲衆多。到「真鶴」，則公路與鐵路幹線平行矣。

吾人去路，完全走山道，而歸路則繞伊豆沿海而回熱海。諸人皆大興奮，謂今日之遊良佳。

西島君熱海原籍，家居伊豆山倉澤。攜其岳堂及夫人公子等到此遊覽，順以詢其風土，夫人備述無遺。

晚餐時間已到，西島君以地主之誼，宴同人於濱海「綠風園」吃「天婦羅」（油炸海鮮）。十人圍一半圓形櫃檯，廚手當面割烹小鮮。一起鍋，即分配於諸賓之前，味極鮮美。諸人面臨大海，適於遠眺。時側面熱海市，正華燈初上，萬家星火，層層放光，恍如香港初夜情景。而吃茶室，位置海岸低處，須循級而下。室中圖書盈架，古意昂然。屋宇全用不雕琢之樹木構成，具自然

之美，頗爲別緻。今夕之宴，口味之美，自不必說。而選擇環境之優適，蓋非雅人深致，如主人之熱海通者，決不能致此。諸人連呼愉快不止。

別
矣
，
櫻
島
！

——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

四月二十五日

熱海驛啓程返祖國——突飛猛進的靜岡園藝術——大阪驛前出

征圖

二十五日，人鶴部長東京電報致欽甫院長，約於十一點一刻在熱海驛上相值。時適佐藤氏來訪，又有地方警吏，及旅館主人出紙索溫氏手筆，立就數幅。

諸人溫永浴後，擬攜旅囊。十點驅車到站，於驛長招待下登車。陳氏伉儷、耕宇、岡田、築地、中村四君，俱在車上。

過「沼津」，天淨無雲，富士山特別明朗。過「靜岡」，菓園成林，梨樹始華，編成棚樣。而草莓鋪于地上，品種改良，顆粒大于歐美所產者兩倍。近年靜岡園藝，突飛猛進。美僑之在京者，亦盛稱日本人事「肯研究」云。

經富士驛，銀燈山色，映入車簾。憑欄遠眺，晚霞上升，又是一幅新晴圖畫。

時同人中有未獲寢台券者（床位票），勁霜與築地兩君商諸車掌。謂過神阪，便有辦法。

諸人先就餐車果腹，物價廉于市間。蓋鐵道省爲便於旅客，制限其價格耳。

抵京都，已黃昏時候。朱大璋君公畢到車，向溫氏報告在阪都挨拶經過。溫氏慰藉有加。

經大阪驛前，人山人海，蓋爲歡送出征親友入隊者，亦有兒女們惜別情緒泣數行下者。大版華僑代表十餘人到車與溫陳兩氏把晤。

過神戶時，則諸人就寢矣。

四月二十六日

雄偉之鐵廠——天氣惡劣飛返誤期——福岡博覽會——遊程終

丁一宴解組——博多的名出品——共進亭主珍藏溫氏書

二十六晨七時，抵下關，登關門間渡頭，十五分鐘到門司。關門海峽，僅約十二個奇密（公里）。前月廿五日，海底隧道已經鑿通，公路不久可行車，鐵路期以來年。

抵門司換車，經小倉，吉塚，八幡。鐵廠之雄偉，大於當年漢陽鐵廠數倍。每一氣窗，均在冒煙，可知工作之緊張。車站即設於廠門，一面又靠海邊，碼頭，起重機排列數十架，大小汽船停留十餘艘。

車到博多（即福岡縣）時，正微雨濃霧。

溫陳兩氏原定本日由福岡飛回南京，但天氣惡劣，抵飛機場

，而無法起駛。諸人乃折回共進亭旅館，復檢氣候報告，預測本日下午可以放晴。共進亭旅館下層，即爲航空公司事務所，消息甚爲便利。

申刻，天氣果晴。人鶴部長偕岡田氏分訪各當道，欽甫院長徐本謙祕書同余赴福岡博覽會。會爲福岡日日新聞所主催，德義兩使館爲後盾，分海軍館，陸軍館，恩光忠烈堂等四大部分。海軍館從甲午日俄諸役實戰情狀陳列起，至今回戰事止，佈景精緻。船隊模型，類能行動，飛機標本，亦能起舞；即機槍與鋼砲亦有作聲發光者，技術可謂神奇。陸軍館則將蘆溝橋，上海，北京，南京，徐州，廣州，漢口諸地方，佈作實戰狀況，如在陣中，其不能表現處所，則間以油畫。此外戰利品之破機，舊砲，亦陳列一堂，而蘆溝橋之獅子石欄杆，與明遠堂之金字橫匾，赫然在焉。恩光堂則供天皇御影及嬪院伏見高松三笠秩父諸皇族將校之寫真。忠烈堂陳數萬將校士卒之遺像。凡諸文字圖畫，概括之，

「生榮死哀」四字而已。

歸途乘電車到玉屋商場，規模不小。溫氏購應用品數事。

今日原來爲遊程終了之日，例須行一個解組宴會。適橋頭有中華園（中國料理），全體乃就該園聚餐。菜爲廣東味。侍姬略解華語。棹椅牆頂，概用朱漆，無一不紅。陳設略帶北派，因不用「夕夕」，（蓆），來就者可以不脫皮鞋。每日革履客光顧者復不少。

博多出絲綢織品及襪子。領帶與包袱，尤爲著名。諸人略購一二，以誌遊踪。

共進亭旅館五樓。客室鏡框中，置有王叔魯氏題字。經理以溫氏下榻該館，請溫亦書一幅。即將王氏所書捲藏，以溫氏所書，代其位置矣。

全國分三組回國——「柏」號攜格拉斯機之佈置——富健康美

的一名女侍——機中所備考究的生魚壽司

今日航空公司有座位七，分配於溫陳二氏，耕字，大障，築地，陳夫人及余。各發粉紅布條，註「上海便」三字，由女職員一一在各人胸前扣好。

徐葉兩君則定二十八日飛滬，至西島氏則將在二十九日飛滬也。百武何鏞兩君，爲大批行李關係，只好偏勞他們二位，乘二十九由門司開行之諏訪丸駛滬。

溫陳二氏，率其他五人，十點離共進亭，到飛行場。旅館距場約十啓米，汽車須時十五分鐘。在飛行場遇和知大佐，亦乘此班機飛滬。又值籐山愛二郎氏，係由東京飛此，預備換機赴台灣。

。福岡大每記者足水氏，爲溫陳諸人留影。

時朝鮮機先開，台北機次開，青島機再次開。最後較大型之「柏」號「搗格拉斯」式，則爲上海南京行者，照章十一時二十分起飛，二點五十五分抵滬。但本日黃海上有霧，候其散盡，故遲半小時方開。而二十八九起行之徐葉西島等三位：與諏訪丸上之何鏞百武兩位，亦整暇到場相送。

時南風甚勁，乘者頗慮途中顛簸，及翅輪開動，諸人上機，風勢已殺。

機列座位七排，每排三座，共二十一客位。後艙爲郵件行李室。後面左角爲WC，右角爲食料貯藏所。前面爲機器室及駕駛與測候者坐位。女侍一名富健康美，坐於客座之後，便於召喚。初起飛時，因九州鹿兒島一帶多山，故上空氣壓不勻，略有升降搖曳情狀。不半時，脫離陸地，在海之上空，則機身平穩。女侍將午餐生魚「壽司」匣，配於各客。匣附小磁瓶，內貯

茶水。又一小磁罇，內裝醬油。另一小木片盆，爲醬油滴入器。另削就水菓三塊，八段壽司，用四種生魚片所包。可算講究矣。

從前乘飛機者必禁吸煙，現在構造設備進步，已有吸煙機會。座位之旁，且置有灰盒與火柴匣，惟啟飛與降落時之廿五分鐘以內，仍禁吸煙；蓋起降兩時，機門未闔，每易着火，迨升至空中，將機關關閉，不虞星火矣，故在座位之最前面，有電燈告白，在不能吸煙之時，燈上表示禁煙，及到中途，此燈關閉，可以放任矣。時余之右面乘客某吸淡巴菰，致余微帶咳嗽，女侍急趨余前曰：得毋稍寒乎？余曰不覺得。女侍即到前面暖汽啟閉處，將螺旋微擰，于是艙門中溫度驟增。人鶴部長夫婦坐余之前一排，欽甫院長則在最前排，耕宇大璋則在陳氏之前一排，余左爲築地氏；機中人均老於航空，加之黃海今日，日期風清，諸人談笑自若，絕無倦容。侍者以日報及月刊與畫報分配於二十位乘客，無向隅者。

時正二點三十五分，航路已過半程，機在黃海上空，東經一百二十三度四十六分，北緯三十一度五十七分，高度拔海一千五百密達，福岡上海間全程已過四百八十公里，尙餘三百十五公里；機行之速率，每小時二百四十五公里；由前面測候員寫就，以報告單交二十位乘客遞傳閱看。

三點五十分，到三夾水上空，俯瞰下面，大小漁船三百餘艘羣集於黃綠二水交流之界，從事捕撈工作。蓋近日爲黃魚汛，正漁戶一年難逢之收益機會也。

未幾，機掠過崇明島・綠野平蕪・農人耕耨相望，蓋夏芸施肥之時期正屆也。及入孤島上空，附郭田廬，太麥正黃，機身漸低下，徐徐的降落於大場飛機場，財次陳日平及溫夫人與內政部李瀚司長及實部卜立夫祕書等到場相迓，溫陳二位，因必須出席今日下午之銀行及交通問題會議，在驛小休，仍乘原機入京，余等則乘卜氏之便車投宿於新亞，詰朝急行車返京。

(完)

19649

筆隨風采

82

419049